

羅城華人基督教會刊物

迴響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第二十一卷 第二期



感恩的心	鄧灼文牧師	21
從寵物說起	伊正	24
在絕望及痛苦中站起來	程甯川	26
更豐盛的生命	林靜萍	29
我從這裡出發	郭愛君	31
致羅城華人基督教會	張殿榮	34
泰國宣教行蹤	泰國短宣隊	37
屬天的生命	張斌	42



感恩的心

鄧灼文牧師

所有假期中我最喜歡感恩節，因為我愛聽感激的故事。讓我和大家分享六個故事，都是發自一個個感激之心的。

故事之一

聖經教師馬太亨利 (Matthew Henry) 被搶劫後在日記裡寫：「讓我感恩。第一，我過去從未遭受搶劫。第二，他們只拿我的錢包，沒有取我性命。第三，雖然他們劫去我所盡有，但仍是不多。第四，我是被搶劫，而不是搶劫人。」

故事之二 (陳琪君的感恩回顧)

中午抽空回家陪媽媽去西湖買魚漿準備禮拜六教堂裡的點心。結果因為超速吃了一張罰單，心裡覺得好懊惱。但也因此想起了章林、石鳴春、吳玲瓏等人分享吃罰單的經過以及當時的心情。而此時我更能體會自己從前被警察攔下來，勸戒後就放我離去，心裡高興卻沒有記取教訓的後果。主，我真應好好謝謝那位警察先生，攔下我，開了單子後，仍不忘叮嚀我一聲「以後不要開快車了」。再者，我該感謝的是只是吃了罰單提醒我超速，而非因超速而釀成意外。最後我該感謝主讓我心平氣和地接受祂的指正，因為確是我錯了。

故事之三 (陳定宇在廣東話橙組的見證)

過去一年有兩件禮物是我要感恩的。

第一件你你可能當我說笑，但卻不是。我感謝神帶給我癌症。因為這癌病教了我在神面前謙卑。我從癌症中得著智慧，了解到人生，自己的力量，智力和才能的有限。神提醒了我祂賜生命的慷慨。沒有祂這提醒，我會繼續把生命視為常。神的提醒使我能認識祂，且把自己生命的先後次序重新校正。

兩天前母親問我教會是否有普通話崇拜，有的話要和我一同參加。素來她不熱心崇拜，而我們的分堂亦開始了七個月。鄧牧師曾對我說，建立一新的崇拜是需要時日的，但分堂的普通話崇拜聚會不到五個月就坐滿了人。我妹妹三個月前就提議母親去參加普通話崇拜，因為那是她的母語。神真好！母親終於在上個星期天和我第一次一起做禮拜。讚美主！

故事之四（張文川醫生一九九七年感恩節在橙組的見證）

剛才所唱的詩歌有一句這樣說：「感謝神我曾經風暴」。這句話代表了我的心聲。雖然我的父親是牧師，但我卻沒有因此而信耶穌。我的為人不能說壞，也不能說好。我不是虎，也不是羊。我的願望是做一個醫生，行醫濟世。後來果然如願，做了醫生。在共產中國服務，我也沒有抱怨。政府派我下鄉，那些日子可以說是「喫千家飯，睡千家舖」，不是為名，不是為利，感覺到自己很偉大。

我移民來到美國，一切從零開始。我到教堂聚會，聽到福音。我感謝神，祂讓我認識自己是個罪人。現在我最大的心願是如何使我的家人信主。

故事之五（孫彤的感恩）

感謝神，在我信心乾涸，動搖不定時，祂的平安是我靈生命的活水，我的磐石和山寨，使我不至沉淪。感謝神，在我心靈孤寂無助時，祂的平安是我靈的沙崙玫瑰和良人，使我不至悲憐。感謝神，在我身體軟弱時，祂的平安給我靈安慰，使我不至缺乏。感謝神，在家裡遇到矛盾時，祂的平安給我靈敬畏和謙卑，使我不至張狂。感謝神，在我教導孩子力不從心時，祂的平安給我靈智慧，使我不至輕易放棄…。

當我一一數算神平安的恩典時，就滿心感謝神！

故事之六

約瑟被眾兄長迫害，後來被賣為奴。他在監牢裡獄了十三年才被帶去見埃及法老王。後來法老委以重任，著他管理埃及

全地。約瑟是個知恩的人。他不單寬恕眾兄長，更照顧他們到老。聖經創世記五十章告訴我們這故事的結束：

『¹⁵ 約瑟的哥哥們見父親死了，就說，或者約瑟懷恨我們，照著我們從前待他一切的惡足足地報復我們。¹⁶ 他們就打發人去見約瑟，說，你父親未死以先吩咐說，¹⁷ 你們要對約瑟這樣說，從前你哥哥們惡待你，求你饒恕他們的過犯和罪惡。如今求你饒恕你父親神之僕人的過犯。他們對約瑟說這話，約瑟就哭了。¹⁸ 他的哥哥們又來俯伏在他面前，說，我們是你的僕人。¹⁹ 約瑟對他們說，不要害怕，我豈能代替神呢。²⁰ 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²¹ 現在你們不要害怕，我必養活你們和你們的婦人孩子。於是約瑟用親愛的話安慰他們。』

以上的故事有一個共通點，是超越一般人所認為是普通常識的。你知道那是甚麼嗎？你有無一顆感激的心？何不？



從寵物說起

伊 正

記得小時候家裡的貓、狗都有牠們的用處，犬守門貓捕鼠。飼養的鳥雀、金魚大概算是寵物。如今，門可重鎖，裝上警鈴或用閉路電視守門，用捕鼠器捕鼠。現在，除少數經過訓練爲人使用，如警犬、導盲犬等之外，養狗、貓多是供人作伴或爲玩賞的寵物了。

在所住公寓附近有一家寵物商店。一次偶然的機會，進去參觀，讓我這孤陋寡聞的老人開了眼界。除了大小不同各類的狗貓魚鳥之外，還有鼠兔蛇龜等動物，種類繁多，目不暇給。商店更出售爲飼養這些動物的各種器具和飼料，顧客出入不絕。

人們多以小動物爲寵物。但在紐約市哈林區一座公寓大樓裡卻有人養了一隻四百五十磅的斑斕大虎作寵物。今年十月，這位虎主遭虎襲傷，到醫院急診，警察將虎制服，從大樓中移出，送去俄亥俄州一處野生動物保護區了。

生物學上虎屬於貓科動物。在中國，虎象徵威嚴和力量，被稱爲山君。過去有人用虎皮作裝飾，可能是顯示屋主人的威力；有人給孩子戴虎頭帽，穿虎頭鞋，可能在期望將來孩子勇猛如虎。近代中國，名畫家張大千的哥哥是一位養虎人。在他們蘇州的家裡養了一隻老虎。據說那隻老虎通靈，不關在籠裡而任牠在屋裡屋外走來走去。夜間睡在主人爲牠特製的床上，和主人同室並排而眠。有客來訪談話時，牠靜臥主人的腳前，客人離去，牠隨著主人送客。張大千這位哥哥也是畫家，善於畫虎。畫虎又養虎，是雅人雅事，可惜這隻老虎在抗戰時期，戰亂中餓死了。不知今天的中國是否還有私人養虎？

美國現在約有一萬隻虎爲私人擁有飼養，是估計約五千隻野生虎的倍數（數字資料取自十月廿日的「時代週刊」，下同）。養虎人既多，爲虎所傷的自不在少數。據統計，一九九八年到二零零一年至少有七人爲虎傷致死，有二十多人需要到醫院急診治療。今年十月，除上述紐約市公寓中養虎受傷者

外，一位馴獸師在賭城拉斯維加斯一家大飯店中，面對一千五百名觀眾表演時，被虎咬成重傷。還有一位在同月為虎所傷的是亞利桑那州的一處野生動物保護區中的一位女性職員。可見虎終是野獸，不是人能完全馴服的。

聖經傳道書說：『世人遭遇的，獸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是一樣。這個怎樣死，那個也怎樣死，氣息都是一樣，人不能強於獸。』（傳三：19）中國的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意思是人和獸不同的地方是極少的。但人獸雖同是神所造，是有別的；因為惟有人是神照著祂自己的形像造的（創一：26），神又將永生（永遠）安置在世人心裡（傳三：11）。人獸相異是本質的不同，不是幾希一點點。人有神的形像，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弗四：24）。雖然因始祖亞當犯罪，虧缺了神的榮耀，人的形像已非當初被造時的完美，人仍是尊貴的。希伯來書一章十四節說：『天使豈不都是服役的靈，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麼。』在神的眼中，人是寶貴的，與天使不相上下，和獸是迥然不同的。

但，今天有許多極端的环境保護論者要保護動物抗議用猿、猴、狗、貓、鼠等類的動物作醫學、藥學實驗。認為那是虐待動物，他們視人、獸同等，甚至高過人類，是與聖經不符的。神造人，叫人『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創一：28）神將人的價值和位份置於動物之上是顯而可見的。亞當、夏娃犯罪，被逐出伊甸園之前，神殺獸，用皮子作衣服給他們穿。洪水之後，從挪亞時代開始，神在菜蔬之外叫人可用動物作食物。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曠野建會幕，用山羊皮作罩棚的蓋，再用海狗皮作一層罩棚上的頂蓋。在耶穌基督犧牲在十字架上，完成神為人預備的救恩之前，遮蓋人罪的贖罪祭也都是要殺牲流血的。

人有神賦予管理海、空、陸中多樣動物之責。固不可濫肆殺虐、毀滅，但也不應該寵愛牠們，高舉牠們超過或是與人同等。

在絕望及痛苦中站起來

程甯川

慧民與我由相識到相愛有卅五年。卅一年前我們在主內成爲夫婦。憑著主的恩典，在這段生活中，我們的子女（程平、程安）由出世、成長、信主、完成學業到結婚成家，時時刻刻都在慧民及我的祈禱和感恩中。除家庭外，我的另一半是時時以事奉主爲最高的依歸；尤其是對祖國大陸的殘障孤兒們。除了十餘年來在物質與祈禱上的奉獻及支持，她更常常期望有那麼一天，她能在中國的大地上，親身參與扶養殘障孤兒及流浪兒的事工。我的妻子盧慧民，真是生活在美國，而有著一顆中國心。長江長城、黃山黃河在她心中有萬斤；無論何時、無論何地，心中一樣親。

將近兩年前，我們的女兒大學畢業；也正是 Ruth（慧民）能開始更積極參與孤兒事工時，她就生病了。在將近廿個月的治療中，她的癌症（Ovarian Cancer），未能受到控制。今年的八月六日，她在痛苦、無奈及不捨中，離開了這個世界。在她生病的初期，我們祈求主能拯救她，使她康復，然而主沒有答應。在她治療的末期，我們懇求主減除她化療的痛苦，帶她在夢中回天家，但是主也沒有應允。在她最不捨得的時候，離開了。我們全家及親人們都極其悲哀及痛苦。真是「有淚問天，天不語；有願求天，天不允」。主耶穌啊！求你接受我們的悲傷、眼淚及絕望。

Ruth 在臨終前兩週，多次鼓勵全家「不要在任何環境中，對主失去信心及希望」。在她去世前的彌留中，親切的叮嚀我：「甯川，起來，去傳福音，去還福音及小孤兒們的債。不要再爲世上的工作，忙碌一生。當我們走完人生的旅程時，世上的東西一樣也帶不走。」她也在我耳邊，悄悄的說：「如果沒有明天，我不知如何說再見。如果有明天，我們要說，主，我在這裡，請你差遣我到萬邦，做福音的使者。我們的生命將成爲眾人及小孤兒們的祝福。」

Ruth 走了，我每天哭得像個小孤兒。衣櫃中有她一件件的衣服、一雙雙的皮鞋，她彷彿還與我們同在；但她是真的離開

了。世上的東西，她一件也沒有帶走，僅留下火化後的四斤骨灰及柔聲的叮嚀：「讓我們今天，就成為小孤兒們的祝福。」哭了兩個月的我，怎能再悲哀，怎能再等待！我要站起來，我要到 Ruth 嚮往的陝北高原，我要到那兒的殘廢流浪孤兒院，我要走她未走完的路，完成她未完成的心願。我耳邊又響起那首 Ruth 唱的歌「十字架的歸去路，本是漫長的歸途。火的時代促我走，不可稍容有踟躕…，我寧揀選秦國道，不願偷生在斯土…。」

十月廿八日，我出發了。坐上了飛機，飛向中國，飛向西安，飛到渭南這鄰近陝北黃土高原的大城。在那兒等待的，是 Ruth 十餘年來支持的趙羅娜夫婦。羅娜 (Laura Clark) 在八十年代末期，與我們一同在新澤西州(New Jersey)的教會聚會。她是位典型的白人女孩，大學畢業後，因為喜歡中國，而到西安的交通大學教英文。當時由於一胎政策及農民們的貧窮，路上、田邊常有被拋棄而有先天缺陷的女嬰。由於從神來的愛心，她開始了收養棄嬰及孤兒工作；並學中文且嫁給了一位中國的弟兄趙進安。他們夫婦十餘年來，收養過近百位孤兒。羅娜負責孤兒們的日常學習及英語教學；進安則負責孩子們的飲食起居。他們夫婦平常靠做英語翻譯、任教、中國國內及美國弟兄姊妹的資助。他們把青春、生命及一切的心血都傾注到了孤兒們身上。與這麼一位說著流利中文的美國姊妹，走在風雨交加的陝北高原，我激動、流淚，也感受到她愛中國的心願。雨聲中彷彿傳來她優美的歌聲：「我雖有著白皮膚，但我是個中國人；打著我出生起，主耶穌已在我身上，烙上了中國印。」

這次在西安，我見到羅娜夫婦養的八個小孤兒，年齡在三歲以下。平日由五位教會姊妹分別帶回家收養。他們每週聚會兩次，由羅娜分發牛奶和工資。在渭南近郊（西安東北六十多公里），羅娜夫婦還有個殘障及流浪兒的愛心收容所。現在有十二個年齡在八至十八歲的孤兒。他們來自西北各省及西藏的破碎家庭，都曾在街上賣過花、拾過破爛、或做過扒手。露宿車站、公園是家常便飯。有一位十四歲來自寧夏的女孩，八歲時，父親遭人殺害，不久媽媽又與人跑了。她從十歲那年，就不得不成為了無父無母的流浪兒。她來到羅娜的收容所時，已

流浪了兩三年。還有位雙腿殘廢的十二歲小男孩，去年秋冬時被丟棄在渭南火車站，飢寒交迫，奄奄一息，是由農村的弟兄背回收容所的。

這愛心收容所位處渭南市郊，交通不便，每逢下雨，黃土的路面，就泥濘滿地，為羅娜夫婦及數位自願事奉的弟兄姊妹，帶來不少交通上的困難。我看到的是，他們真需要一部小的七座位麵包車（Mini Van）；因為這些來自農村又愛主的弟兄們，穿著深藍衣褲，以他們那瘦小身軀，背負著殘廢的孤兒，背負著食物及衣物，背負著聖經及詩歌，更背負著那十字寶架，蹣跚的行走在那泥濘滿佈的黃土高原上；一步一腳印，永不回頭。我彷彿再一次聽那首，在文革時我們常唱且喜愛的歌：「十字架的歸去路，本是漫長的歸途…。火的時代催我走，不可稍容有踟躕…。我寧揀選秦國道，不願偷生在斯土…。」主啊！我看到羅娜他們的需要（一部六千美元的小麵包車）。親愛的弟兄姊妹們，讓我們伸開雙手來幫助我們在陝西的主內肢體。施比受是更有福的。主耶穌說：『當你們做在最小的弟兄姊妹身上，就如做在我身上。』讓我們屬靈的生命，在今天就能成為眾人及孤兒們的祝福。*

當我由絕望及痛苦中站起來，飛往中國，擁抱孤兒們時，我存有太多的感謝。感謝弟兄姊妹的祈禱、祝福及傷痛的眼淚。一位主內朋友，送給我的詩歌再一次使我熱淚盈眶。我願與大家共享，作為我的感謝及對亡妻慧民的懷念。

「千里飛航淚眼紅，人天難隔朝暮思；
君心君情傷心處，鮮花黃土夕陽中。」

「孤兒童子聲聲喚，訣別嬋娟續汝願；
耶穌柔情和終曲，留待永恆續綿恩。」

*支票抬頭請寫：RCCC，並註明「Ruth Chen Memory」。

更豐盛的生命

林靜萍

『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十：10）

今年九月，兩個兒子都上學了。一九九九年夏天，從羅城移民至多倫多，一晃眼竟五年多。神的恩典太豐富了，尤其是神在我身上的恩典，怎麼算也數不清呀！

兒女是祂所給的賞賜？

記得剛懷老大時，我剛好在 Eastman 畢業沒半年，正打算為圓我的美國夢奮鬥，心中想著好好考樂團。可是，神卻讓我懷孕了！我的心情低落至谷底，甚至大哭一場：「完了，一切都完了，我的理想似乎離我越來越遙遠了！」弟兄姊妹一知我懷孕，紛紛向我道賀，可是我一點也不高興。記得我每週二固定參加婦女查經班，曾問鄧牧師：「生孩子，有甚麼好高興呢？」他告訴我：「因為歡喜世上多了一個人，況且生命是最可貴的！」以前詩篇一二七：3『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祂所給的賞賜。』早就耳熟能詳，可是，現實臨到我身上時，我卻不明白真義，甚至懷疑！

兒女為甚麼是神所賞賜的呢？生命真的是最可貴的嗎？沒想到，老大誕生沒一個月，我又懷孕。九九年一月，在兩個都是嬰孩的「折磨」下，心力交瘁。每天只在尿布、牛奶、廚房…之間忙碌，根本沒時間再拿起我的 Bass 練了。再加上小孩的哭聲（天啊！學音樂最討厭吵鬧聲呀！），沒能好好休息，心中不滿的情緒達到最高點，不禁要問神，這是怎麼回事啊？為甚麼神給我這種「賞賜」呢？我真的非常地沮喪。當時我真的想去無人之地躲起來，甚麼也不要，甚麼也不管了…！

我的眼睛瞎了？

以前剛信主時，以為心中平安，遇困難祈求神，神必給我想要的。殊不知神有更好的意思。祂希望祂的兒女長大成人，

能有基督長大的身量，成為神國有用的精兵。我若想成為神合用的器皿，就要『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西三：5-10）在育兒的當中，聖靈光照我，讓我看見自己老我的個性仍沒法除去：自私、驕傲、易怒、沒耐心。更糟糕的事是神讓我看見我是一個多麼沒有愛心的人呀！我根本不明白如何去愛！許多「愛」的聖經章節熟得很，可是，我是照主的吩咐遵守嗎？事實上，我根本無法遵守呀！正如常常聽見人說：愛主，要愛主。實際上，不認識主，不明白主的心意，怎麼愛得下，愛得深呢？神為了愛我，為使我免受刑罰，差派主耶穌來地上為我的罪受死，釘十字架，『祂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二：6-8）我以為自己很行，唸名校拿學位；但是，真的我呢？是多麼地面目可憎啊！主耶穌是神，祂都願意虛己，我真是太狂傲了。主耶穌甚至存心順服，『祂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來五：8）我呢？唱得好聽罷了！

信靠、順服

原來，神賜了兩個聰明的兒子來除去我生命中的雜質。當我願意完全順服在主的主權下時，事情漸漸地改變了！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太十六：24）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加二：20）

是的，只有將「老我」釘上十字架，主的生命才能在我身上彰顯長大。順服主的心就不再困難了！神的奇妙雙手帶領我走過「死蔭幽谷」，祂的恩典奇妙，養育孩子變得有趣且豐富。『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約十五：4）如果沒有主的引導，主的同在，真是離了祂，甚麼也不能作了（約十五：5）。神也透過育兒的當中，讓我學習凡事主

居首位。『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六：33）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主讓我教養兒女有體力、有智慧有能力。更重要是，神讓我更認識祂，更明白祂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弗一：18）。

但願將來見主面時，祂稱我為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也希望兩個孩子在主的引導下，將來成為愛主、順服神、且蒙神喜悅的人。也許，今日的我並不完全，但是『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四：13）因為在主耶穌基督裡有源源不斷的江河，取之不盡。



我從這裡出發

郭愛君

感謝神的恩手再次將我帶到羅城。帶到我日夜想念的羅城華人基督教會眾弟兄姊妹中間。這裡是我屬靈栽培的學校，奔跑路上的加油站，是為主爭戰的大本營。

二零零一年四月五日，在中國傳統的記念亡靈的清明節這一天，神讓我放下一切世間的掛慮來到美國，進入羅城華人基督教會。從這一天開始，神藉著教會、弟兄姊妹的帶領，用神的話語澆灌我，讓神所賜的耶穌基督的生命在我裡面發芽、生長。弟兄姊妹的愛心，在主面前謙卑的將自己擺上，忠心的服事都給我樹立了榜樣。讓我知道一個神的兒女、一個基督徒當怎樣行，在奔走天國的路上當怎樣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在這裡我立下一個心志—神的恩典我永世難以報答，我將自己獻給神，走服事神的路。

二零零二年三月卅一日，在普世記念耶穌基督死而復活的大喜日子裡，我從羅城出發，踏上回家的路。在我離開之前，鄧牧師和師母送我一本「生命聖詩」，並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58節勉勵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

我雖然受洗已有數年，但過去實在是掛名的基督徒。除了有難處時到耶穌面前求助，基本不騷擾祂；所以回國後想要服事神也是報國無門。神的管教臨到我，祂的帶領也臨到我。在一次生病中（美尼爾綜合症），神差一位姊妹來看我。當時我正劇烈的嘔吐，無法與她交通。她指責我說：「你不去教會，不服事神，不病才怪呢？」病好後，我撥打「一一四」尋找教會的電話，給牧師打電話尋找聚會點（因為教會太大，數千人在教堂只能聽道，其餘的活動就在信徒家中進行）。正像以賽亞書六十五：1所說：『素來沒有訪問我的，現在求問我；沒有尋找我的，我叫他們遇見。』我在我家附近找到一個家庭聚會點。特別感謝神又給我預備了一個非常忠心良善的僕人—郭弟兄帶領我。我真正回到了家。用我的服事回報救我、愛我的主—耶穌基督，我以我在羅城華人基督教會所見所學用愛心幫助小組的每一個弟兄姊妹。凡神所吩咐我的，我都去行。聚會點很快就火熱起來。看到那些沒有文化、農民出生的弟兄姊妹，被聖靈充滿，被神的話語澆灌真是由衷的高興。他們的禱告是那樣的感動人，他們唱詩是那樣的興奮。看到大家每次聚會完都捨不得離去，在神的面前傾心吐意，向弟兄姊妹做見證，彼此交通，我真是感謝神，自己的勞苦被神記念。

今年春天，小組有一個異象，就是今年「受洗」時要達到「夫妻雙雙把家還」—還有三個家庭的丈夫沒有信主，我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我丈夫不能「受洗歸主」，就成了我帶領別人的阻擋。因為早就有話說：「你們的主那麼好，郭姊妹（我）的丈夫怎不信？」我知道事情重大，自己必須改變，郭弟兄也看出我裡面的驕傲，勸勉我說：「你要溫柔些，謙卑下來，不要總在神的面前求神管教人家，要求神改變你。」為著主得榮耀，為著主的工得進展，我跪在主的腳前，求神恢復我做謙卑、溫柔的婦人。神成全了我的祈求，丈夫信主了。

好事一件接一件。我高中同學也決志接受洗禮，聚會家庭的主人，一個姊妹的丈夫也填寫受洗申請表。我就放心的外出療養一週。沒想到一回來事情有了變化。姊妹向我哭訴，她丈夫不信了，今年也不參加「受洗」。這個弟兄是我一直帶領的，他身體不好，患高血壓、糖尿病、胃潰瘍，而且家庭經濟條件也不好，曾經走到死亡的邊緣。感謝神，他妻子信心很好：「我五歲死了爹，十三歲死了娘，結婚幾十年一直分居。神既讓我們團聚，就不會將他從我身邊取走。」大家齊心合意恆切禱告。他終於走過死亡的幽谷，身體一天天好起來，所有的病全好了。我勸他善待他妻子『耶和華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護衛男子。』是妻子的信心救了他。當他決定「受洗歸主」時，神又大大賜福他。退休後又給了他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二程鑑理」基本工資每月七百元，另加其他補助。他也感謝神，承認神給了他生命，又賜福他。但剛有一份工作，又不好請假。畢竟他靈命幼小，他把神排在後面，把接受神的救恩放在可有可無之處。郭弟兄鼓勵我繼續去幫助：「神會記念你的勞苦。」真的，在主裡的勞苦不是徒然。神既愛他，就愛他到底。在世人眼裡不可能的事，在他的身上都成全了。他的信心搖擺，正是要讓我們看到神的作為，神要顯出祂自己的大能。神既讓他這『壓傷的蘆葦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不吹滅』，豈能不為他在受洗的時間上開路？因為主耶穌早已宣告，祂自己就是道路。禱告是人的事，成全卻是神自己動工。『凡仰望耶和華的人，你們都要壯膽，堅固你們的心。』（詩卅一：24）『你所作的，要交託耶和華；你所謀的，就必成立。』（箴十六：3）主親自為他在受洗之日放假一天。當他從水裡上來，在記念主恩歌聲中淚流滿面。從此他成了新造的人，一改過去大丈夫風範。體貼他的姊妹、接待主內肢體，身體更是一天比一天更加強壯。

我從這裡出發，征程中有主帶領，使我奔跑有力。現在主又把我領回羅城，充電、加油、裝備、造就，等待第二次的出發。求主賜福羅城華人基督教會一班忠心良善的僕人，在他們帶領你的群羊奔走天路的時候，主你為他們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當你第二次再來時，將榮耀的冠冕為他們存留。感謝讚美神！阿們。

致羅城華人基督教會

張殿榮

我是二零零三年六月由中國大陸青島市來美國探親的。女兒張環早在國內時即是一個基督徒。她當時也曾勸我信主，可是我一直不以為然。即不反對，也不支持。認為妳信妳的基督教，我信我的唯物主義，各自信仰自由，互不干預。初到美國時，我對聖父、聖子、聖靈、耶穌基督以及聖經等可謂一竅不通、一片空白。女兒、女婿動員我們去教會參加主日學、崇拜、團契、查經等活動。我抱著一種好奇心想去看看教會究竟是一種甚麼團體？信徒們那麼熱衷於教會去幹甚麼？那些基督徒都是何許人也？他們的人品、行為和非基督徒有何不同？就這樣我心裡裝了一大堆問題參加了教會主辦的一些活動，也看了一些聖經和書籍。特別是二零零三年八月廿九至九月一日在紐約上州華人基督教會福音營，聽了劉志雄弟兄的講道後，經過反復的思索和比較，我終於決志信主。

經過近半年來的時間，我深深地感到羅城華人基督教會確實是以耶穌基督為根基，以耶穌為教會的頭，把耶穌基督視為唯一絕對的權威。從教會的鄧牧師、馮偉，以至所有的執事和同工們的言行中可以看出。沒有誰以個人的權威和意志強加在信徒身上。他們的工作就是敬拜主，把福音傳給萬民，使信徒在屬靈的境界中不斷長進。對於來到教會的非基督徒，不論他們的背景如何，有無財產、權勢，都一視同仁。像我這樣一個來自中國大陸普通高校的普通教師，即無權也無錢，雖然在國內也算是一名「教授」「高級知識份子」，可是對基督教卻一無所知，而且是個比較頑固的「無神論」者。他們並沒有因此而嫌棄我，而是同樣的循循善誘，用神的話語不斷地啓示我。鄧牧師和師母在我臨回國前還專程到家裡為我們作禱告。羅城華人基督教會中的基督徒給我的一個總印象，就是他們確實不同於非基督徒。他們的生命中注入了神的生命，主要表現在他們對人的愛心。這方面事例很多，僅從下面兩件小事上，即可看出端倪。

在紐約上州福音營那幾天，時逢陰雨連綿，宿營在 Delta Lake 湖畔，天氣寒冷。我沒有帶長袖衣服去，想臨時買一件穿

穿，附近的小店裡又沒有合適的。就在此時，教會的同工張斌弟兄把自己正穿在身上的夾克衫脫下來讓給我穿，自己卻穿著短袖衫在陰雨和寒風中忙碌著。這件事雖然不大，可是對我內心的衝擊卻很大。我自問一個沒有愛心的人，對一個非親非故的陌生人能做出這樣的事情嗎？在雷峰已經離去的現今社會裡，一般人都難以做到。我以為這就是基督徒遵照神的教導、所表現的愛心。

我的老伴為了一個關於人類起源的基因問題，請湯敏弟兄查詢一下。這本是個學術上的大難題。據我所知湯敏弟兄不是學這個專業的，可是他卻為此不辭辛苦，從美國某些權威性的學術刊物「自然」「科學的美國人」「生物科學」上找到相關的文章，並複印下來拿給她。這件事也使我很受感動。從羅城華人基督教會基督徒身上我看到他們確實與眾不同。雖然他們並不是甚麼特殊材料作成的人，他們也和普通人一樣是有罪的，所不同的是他們用信心接受了神的救恩，在心靈裡有了神的生命，所以凡事都能以神的教導而行事。

我本人是個受了半個多世紀「進化論」和「無神論」教育的人，自以為自己是個堅定的「無神論」者、「唯物主義」者，可以想像要讓我這樣一個人，認識神、接納神、信靠神談何容易啊！可是事實卻是神用祂的大能、大智啓示了我，使我逐漸地接近了神。這中間我深深體會到要建立信主的信心，必須解決如下兩個問題：

一、擺脫「進化論」的束縛：通過學習我才發現，時至今日「進化論」者無法證明宇宙和生命的起源，「進化論」充其量是一種沒有被證實的假說；而基督徒所接受的創造論，已被無數事實所證實。聖經和大自然的科學規律是相輔相成的，並無矛盾。宇宙萬物包括人類都是由超然的造物主—神所創造的，並非盲目的隨機碰撞進化而來的。神一直藉著聖經和大自然向人們啓示祂自己。「進化論」僅僅經過了一百多年就已陷入重重困境之中，而聖經卻經歷數千年的考驗依然正確無誤。大量事實表明，基督教促進了科學的發展，並不像以往想像的那樣：基督教是唯心主義的產物阻礙了科學的進步。

二、衝破「無神論」的思想屏障：過去我總以為從前人們信神是因為當時科學技術落後，人們缺乏文化知識，不能解釋大自然中一些正常現象，因而才信神。而現今科學技術高度發達，自己是個受過高等教育、從事自然科學多年的知識份子，怎麼能和愚昧無知的人們一樣迷信神呢？可是神的存在卻是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實。參加教會主辦的活動後，有兩件事使我非常吃驚。第一，我所崇敬的對人類作出重大供獻的著名科學家如牛頓、愛因斯坦等科學巨人，都是虔誠的基督徒。難道他們這些科學巨匠也是愚昧無知嗎？答案顯然不是。第二，很多發達的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這樣一個具有世界第一流科學技術和經濟實力的超級大國，卻是一個有神論思想佔主導地位的國家。與「無神論」佔統治地位的國家比較一下，究竟哪一個阻礙了科學的發展？事實勝於雄辯，答案也是明確的。

「無神論」者把一切宗教信仰都稱為「唯心主義」，把自己視為「唯物主義」。我過去堅信不移的「唯物主義」現狀如何？在「唯物主義」佔統治地位的地方，物慾橫溢、道德敗壞、貪污腐化比比皆是。所有這些不義之事在基督徒眼中都是大惡不赦之罪，相形之下還是有神論好。我以為基督教信仰即不是「唯心論」也不是「唯物論」，而是「唯實論」。

經過反復的思索和比較我放棄了「無神論」和「進化論」的觀點，接受了耶穌基督作我個人的救主。主用重價救贖了我，我應當屬於主。

在這裡我衷心的感謝羅城華人基督教會，感謝教會的弟兄姊妹們，對我的幫助和愛心。讓我們今後在屬靈的世界裡共同長進。



泰國宣教行蹤

泰國短宣隊

一個願望的實現

二零零一年秋，王萬靈宣教士一家來羅城教會報告及分享他們在泰北的事奉。一天下午何志揚夫婦在鄧牧師家與王萬靈宣教士交通，問起如何能參與他們宣教的事工。他說：「你們可以來給需要的人配眼鏡，因為泰北的山地人很貧窮有很大的需要。」於是我們便將這事放在禱告中。本來預備在二零零二年聖誕節期間起行，但因假期的問題把時間改到二零零三年暑假。後來又因非典型肺炎的事，使很多人包括我們的家人非常擔心，勸我們不要去，因為我們的行程要經香港，而香港當時是疫埠。若到泰國後要隔離一星期至十天的話，我們根本就沒有時間去宣教了。於是我們逼切的為這事禱告，並深信神既是為我們開了這道傳福音的門，祂必會為我們開路。非典型肺炎的風波終於在七月時平靜下來了。

出發了

八月三日，主日崇拜後，我們吃了簡單的午餐後便把八件大行李箱（每件大概有六十至七十磅，除了四百副鏡框和鏡外，還有弟兄姊妹們送的薄寒衣、牙膏、牙刷、肥皂等用品）並七件手提行李搬上車，由關偉捷送我們去機場。當我們把那八件行李過磅的時候，旁人都以驚訝的眼光看著我們。辦完手續後，便在候機室等待。本來是四點多起飛的，但因芝加哥有暴風雨，起飛時間延了又延，直到六點多鐘，更宣佈取消了該班機。於是我們又要費九牛二虎之力把那八件大行李搬回家。航空公司告訴我們所有機位都爆滿，至少也要等上幾天才能走。但曼谷的聚會都已安排好，怎麼辦呢？於是請他們盡量給我們想辦法。他們查到四日晚上從多倫多飛往曼谷的班機還有機位，若不介意可以去多倫多上機，我們只好接受。第二天大清早航空公司又來電話說：有一班由羅城飛往倫敦，再飛往曼谷的班機有幾個位子。雖然飛行的時間較長，但比多倫多起飛那班機早抵達曼谷，只要能早點到達甚麼方向飛都行。終於我們在四日下午二時多順利的起程了。

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抵達倫敦機場時，因班機遲了些而機場又大，當我們滿頭大汗趕到登機室時，機門已關上了。工作人員從電腦上查到我們的名字，立刻給機長打了個電話，機門就給我們開了。不過他說：可能行李來不及上機。無論如何，我們還是登上了往曼谷的班機。這次的行程，讓我們經歷了平生首次的在一天之內看見兩次日出的景色。第一次是倫敦的上空，第二次是泰國的上空。八月六日早到達曼谷機場後，果真在行李輸送帶上找不到那八件大行李。其實這是神奇妙的安排，在我們起程之前，已為那些行李感到頭疼。第一、是稅關的問題。泰國政府對入口貨品管制非常嚴厲，無論是郵寄或攜帶，都要徵重稅，雖說我們帶的這些東西是慈善用的非賣品，但數量眾多，可能會受到諸般的留難。於是我們想了一些解救的辦法，首先用教會名義寫了一封信證明這些物品的用途。後又經朋友介紹了泰國一位出名的基督徒律師，告訴他我們的情形；若在稅關上遇上困難時，可能要請他來幫忙。第二、這些用品是準備帶到泰北用的，在曼谷時完全用不著。我們還要找辦法去安置它們，可能要付一點錢寄存在機場的貨倉裡。但就因為這些行李的不出現，我們各人只帶了兩小件隨身行李，輕而易的便過了關，連打開來檢查也免了；並且這次是航空公司給我們的行李誤了點，他們有責任代我們看管和轉寄到泰北去，這樣那八件行李就兩全其美了。實在是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祂的旨意也高過我們的旨意。

曼谷的事奉

我們出了機場，林登輝弟兄來接我們。他是在曼谷開工廠的台商，是一位愛主愛人的弟兄也是恩友堂負責人之一。他雇了一位司機另開一部小卡車來載我們的行李，因為沒有行李就打發他回去了。在曼谷的幾天我們就住在林弟兄家裡。我們梳洗好了以後，就到恩友堂去。在那裡劉聖儀姊妹與師母在姊妹會中分享並一起用午餐。下午我們到曼谷浸信會神學院去，鄧牧師在此講了兩堂課，大概有七十多位師生參加。七日早上和下午，鄧牧師分別在另外兩間神學院講課，晚上在恩友堂帶領

培靈會。在曼谷的幾天，得蒙林弟兄一家熱情的款待，除了給我們住宿外，每餐桌子上總給我們擺上了十幾樣的水果讓我們享受，我們之間也有美好的交通及勉勵。感謝主！我們都是同路人。

泰北的事奉

八日清早四點多起來，吃了早點便趕到機場去。雖然曼谷是出名交通擠迫的城市，但因為是大清早，一路上的交通還算通順。晨曦的陽光照在那些金黃色的廟宇頂上，顯得金光閃閃，但誰又知道，在這沉睡的城市裡有多少靈魂仍然徘徊在救恩的門外呢？七點卅分飛機準時起飛，在曼谷的上空向下看，一片一望無際的禾田呈現在眼前，猶如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忽然間感到眼前一片朦朧，飛機已漸漸離開了曼谷上空向北而去。

泰北的第一站—清萊的永沐堂。還不到九點鐘，我們已抵達清萊機場。我們匆到行李運輸帶上等行李，等了良久還不見行李出來，別的旅客都一個個離開了，只剩下我們四個人還在那裡傻傻的等著。忽然心一沉，自問不會又丟了吧！正想到檯面去查問時，就看見我們的行李慢慢的出來，這才把心中那塊大石頭放下。取了行李往大門走去，有兩個年青人向我們走過來，原來其中之一是永沐堂主任李星華傳道的兒子。李傳道在停車場正等著我們。李傳道開了一部叫「宋條車」（泰文即兩行車的意思）是一部改裝的小卡車，車後面裝了兩張長凳子，上面裝了帆布蓬，可以用來運貨也可以載人，這類車子在泰國非常流行。我們的行李已把車後面的地方差點佔滿了，只剩下一點的空間，兩個年輕人就坐在那裡，而我們四個人便和李傳道擠在車頭。永沐堂離開清萊市大概有兩個小時車程，前半是平路，後半是山路，一路上都是青綠的樹林，景色非常美麗。車子在山路上搖搖擺擺好不容易的來到永沐堂，李師母給我們準備了湯麵作午餐。當我們踏入那間小禮堂的時候，裡面已經擠滿了人。李傳道簡單向弟兄姊妹們介紹了我們及禱告後，我們便開始工作。因鄧師母會講當地語言就充當驗眼師，何志揚弟兄當配眼鏡師，鄧牧師當裝眼鏡師，劉聖儀姊妹當送

貨司，她把驗眼紙從師母手中送到何志揚那裡，又把配好度數的鏡片和鏡框送到師母那裡給各人戴上。當時我們四個人彼此間實在合作得天衣無縫。雖然開始的時候，顯得有點手忙腳亂，但過了一陣子便熟悉了。越做越快，並且非常的順利，在短短的幾個小時內總共配了一百卅七副眼鏡，實在是三個臭皮匠一個諸葛亮。完工時已是過了五點鐘，我們各人都感到非常的疲勞好像作病似的，原來我們是缺少水份。因當天天氣很炎熱又潮濕，而我們又忙得忘了喝水，所以只好趕快把水往肚子裡灌。本來李傳道要留我們吃晚飯，但我們還要趕路到清邁市去，所以婉拒了。從永沐堂到清邁市本來只需四小時車程，因當天晚上傾盆大雨下個不停，路又滑又黑，一路上車子開得很慢，到達目的地時已是快午夜了。當晚我們就住在一間花園洋房式的旅館裡，房租包早餐每天才廿美元呢！

泰北的第二站—清邁市。九日早上羅新路牧師（清邁市恩典堂主任牧師）來接我們。當天的聚會突然取消了，羅牧師帶我們到市中心去逛逛。我們便趁機到網路店去上網，這是我們到泰國後首次與美國的親友取得聯絡。得知盧慧民姊妹給主接去，心中非常難過；但知道姊妹已在神的懷抱裡平安且穩妥也不再受疾病的折磨，心中才得到安慰，為著她在苦難中持守到底而獻上感恩。下午到新異象戒毒中心去參觀及派眼鏡。這間戒毒所是自給自足的。他們養了很多豬、雞、鴨等家畜，還有一大片的果園，內中有各種不同的果樹。當時是出龍眼的季節，我們見到那些又大又甜的龍眼，實在是垂涎三尺。十日（星期天）我們到恩典堂參加崇拜，鄧牧師是當天的講員。恩典堂是一間很有生氣的教會，參加的人多是當地的年青人，還有不少外國人和宣教士，也有少許山地人。午餐後，我們也給恩典堂有需要的人配眼鏡。下午參加他們中學生及大學生的崇拜，又是鄧牧師講道，會後有十幾位年青人決志奉獻。十一日，羅牧師送我們到清邁聖經學院去。這所聖經學院的負責人是一位美國人Dr. Henry Mathew Breidenthal，能講一口流利的泰語。這次的聚會是專為那些已在工場上事奉的校友們所預備的。鄧牧師給他們講了兩堂課，早上九點至十二點，下午一點至四點，參加的人非常留心聽也發了很多的問題，我們有一個很美好的交流。十二日早上，恩典堂的另一位同工開車帶我們到離開清邁市一個多小時在山上的阿卡族人教會去，這是恩典

堂附屬的一間教會。婦女們穿著阿卡族的服裝和其他的男士及小孩子們一起給我們唱了一首阿卡族語的聖詩。然後，我們就給他們配眼鏡，也送了一些寒衣及日用品給他們，他們非常的感激也送了一些他們自己種的小玉米給我們當點心。下山途中，我們又去探訪另外一間恩典堂附屬的泰語教會。因為當天又是下著滂沱大雨，教會又建在山坡上，沒有馬路，車子上不了去，我們只好步行。但那些泥路又滑又斜，實在沒辦法上去，只好借了一位信徒的家為工作站。我們給孩子們講救恩的故事，又給他們分派寒衣和日用品。然後，我們就在他們依依不捨的目光中與他們道別而離開。這樣就結束了我們這次泰國宣教的旅程。



屬天的生命

張 斌

在我沒信主之前，我對基督信仰的瞭解只限於一個詞——「基督教」。既是一個「教」，那自然就是一個組織或是一個宗派，有一定的規章和禮儀。在這樣的規章和禮儀的約束下，人們從事著他們的祭祀、崇拜和其他的宗教活動。後來，當我接觸到基督徒，尤其是當我被他們的愛心所感染之後，我就發現他們不光是在遵循一定的禮儀或是教義，在他們的心中實在是有一種特殊的東西，受這樣一個「特殊的東西」的驅使，他們便可以無怨無悔地去愛，去奉獻。然而，這樣一個「特殊的東西」又是甚麼呢？直到有一天我的心被耶穌基督摸到，來到祂的面前認罪悔改時，我才知道真的有這一個奇妙的東西進到我心裏。只是這個東西不是像我以前所想像的是一種可有可無、錦上添花的東西，它實際上是人人都不可缺少的東西，它叫生命。

這個生命來源於神，它不同於我們在地上這短暫的肉身的生命。它是永恆的、屬天的生命。當一個人打開心門，接受耶穌基督成救主時，神的生命便住進他的心，他從此以後就是一個新人了。雖然從外表上不能馬上看出區別，但是內在卻已經有了奇妙的改變。就像程章林弟兄在主日學裏比喻的那樣：同樣的兩盆土，一盆裏有種子，一盆裏沒有種子。雖然外表看起來一樣，但一個盆裏有生命，一個盆裏沒有生命。沒有種子的花盆是死的，而有種子的花盆裏已經有了活潑的生命，並且會在日後長出蓬勃旺盛的花草來。

因生命是從我們的光之父那裏來，所以它是一切美善的源頭。這也就是為甚麼我們能在許多弟兄姐妹的身上看到生命給他們帶來的奇妙的改變。就像是原本只見有泥土的花盆，忽然有一天長出鮮嫩的芽兒一樣令人驚喜。當一個人信了耶穌基督，他的心會變得柔軟，一縷陽光或是一滴朝露都會使他發出對天父創造的讚歎；一杯清水或一片麵包都會引發他對天父由衷的感謝；有時甚至是一聲輕輕的呼喚「主耶穌」，便會使他心裏充滿了溫暖和平安。他會對罪更加敏感，他會對人更加關愛，他會對神更加親近。這些都是生命帶來的變化。就像主耶

耶穌說的，祂是葡萄樹，我們是葡萄枝，我們信了祂，我們這些枝子就接到了生命的源泉—葡萄樹上。從主而來的屬天的養份，就會使我們這些枝子生長。神對我們的期望，就是讓我們這些枝子能「多結果子」。愛心、喜樂、信心、忍耐都是在這個生命樹上結出的果子。

神給我們這屬天的生命，是因祂愛我們。祂清楚地看見我們這些因罪與祂隔絕的人們現在的光景和將來的結局，所以祂『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這是從神而來的巨大的恩典。所以，在整個的基督信仰中，生命是中心，是神最想給我們的。其他的一切東西都沒法和它相比。這就是為甚麼耶穌從未告訴我們信祂就一定可以得到地上的種種好處。如果我們只把眼光放在地上的好處，我們就把神的愛大大地打了折扣。神要給我們的，要比我們能夠想像的好上千倍萬倍。就像一首歌裏唱的：

「神未曾應許天色常藍，
 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
 神未曾應許長晴無雨，
 長樂無痛苦，長安無虞。
 神未曾應許我們不遇苦難和試探，懊惱憂慮，
 神未曾應許我們不負許多的重擔，許多事務。
 神卻應許：
 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作工得息，
 試煉得恩助，危難有賴，
 無限的體諒，不死的愛。」

這也就是為甚麼我們的很多弟兄姐妹，在經歷了莫大的患難之後，愛主的心仍是那麼的堅定。那是因他們在患難中更深刻地經歷到了神的生命。

生命不是宗教。生命是活的，而宗教禮儀是死的。我們所做的讀經、禱告、敬拜、團契、傳福音都是以生命為中心，是為了讓神的生命在我們的心中更無阻礙地作它的善工，為了讓更多還沒有這個生命的人得到它。只有在神的生命裏，我們的讀經才不是去完成任務，我們的禱告才不是在發表演講，我們

的敬拜才不至於是在重複一套熟悉的儀式。歷史上有一位聖公會的牧師，叫夏思林。他在教區裏多年從事牧養傳道工作，而且工作非常努力，不斷主領各種聚會和聖餐禮儀，也關心看望病人，只是他心裏仍沒有感到平安。在一次和朋友艾肯的交談中，艾肯問他：「你在神面前有平安？」他說：「有，在過去八年中，我常以神為我的朋友。」艾肯問：「你怎樣得著平安呢？」他說：「我從每日的聚會，並每日的祈禱、讀經，特別是每禮拜的聖餐，我都得著平安。照著常例，我每禮拜日早晨帶著我的罪到那裏，等到聚會完了，我覺得身輕如燕，平安喜樂。」艾肯問：「你的平安可以維持多久呢？」他說：「不到一個禮拜，但是我到了禮拜日，又領聖餐…」艾肯說：「我早已料想你的平安是不持久的。」接著，艾肯請他看約翰福音四章，向他指出，喝自己所取的井水和喝主所賜的生命活水的區別。主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夏思林說：「我從來沒有聽到過此事。」自此之後幾日，夏思林的思想鬥爭得很厲害，甚至那個星期日都不能去聚會講道。到了星期日早晨，還在考慮要不要去聚會。聚會的時間到了，決定去禮拜堂和會眾讀公禱文，讀完就散會。那一天不預備聖餐，他身體有病不適，讚美詩也由書記去揀選。但是很奇妙，那天的詩歌似乎是為他預備的，很受感動。於是他很想講點甚麼再散會。那日讀的經題是：『論到基督，你們的意見如何？』（太廿二：42）可是講著講著，在聖靈的感動下，不知不覺他的心靈已完全悔改歸向了主，他已不記得在講壇上講了些甚麼，但他感到有奇妙的亮光和喜樂湧進了他的心靈。連會眾都感覺到了。他們大聲說：「牧師得救了，牧師得救了，哈利路亞！」頃刻間，數百多會眾都發出了讚美和感謝的聲音。聖靈大大沛降在聚會中。

這就是從神而來的活潑而奇妙的生命。它是我們慈愛的主耶穌用祂帶釘痕的手放在每一個信祂的人心裏。它雖是白白給了我們，卻是來自於主耶穌在十字架上付出的代價。願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得到它，並且珍惜它，愛護它，靠著主的恩典來讓我們屬天的生命天天長大，讓我們這些葡萄枝子都能結出豐碩的果子，讓我們的身上越來越多地散發出基督的馨香。